

散文选刊

创刊 30 年散文精选集

葛一敏 乔叶◎主编



旅程
思绪

行走无疆

故乡异乡——北京印象之三 龙应台 | 月圆之夜 张悦然 | 悲欢交织录 三毛 | 让我心跳的不仅仅是爱情 舒婷 | 旅游预习 毕淑敏 | 大江逆行 张抗抗 | 从棣花到西安 贾平凹 |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 | 传说 格尔木 王宗仁 | 真实的姬百合 舒乙 | 游牧长城 周涛 | 泰山脚下诗碑林 臧克家 | 六桥 张晓风 |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 草原散章 楚楚 | 视野的盛宴 张承志 | 谈笑灰飞烟灭 李娟 | 我的身体在旅行——山岗与一座桥 雷平阳 | 我从神的地方来 叶多多 | 天上的扎尕那 雷达 | 杜氏别墅第一号公刘 | 忆奉节 唐敏 | 柴达木的月亮 浩岭 | 醉雀丘峰 | 回娘家——纪念孔子诞辰 2537 周年 孔德懋 | 丹尼尔的小屋 赵玫 | 陕北论 高建群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散文选刊

创刊 30 年散文精选集

葛一敏 乔 叶◎主编

行走
无疆

旅程
思绪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无疆 / 葛一敏, 乔叶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77-0963-4

I. ①行…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9463号

行走无疆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8000

定 价: 29.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辑 视野的盛宴

故乡异乡——北京印象之三	龙应台	002
桃花源记	汪曾祺	008
月圆之夜	张悦然	013
悲欢交织录	三 毛	021
让我心跳的不仅仅是爱情	舒 婷	030
泰山脚下诗碑林	臧克家	034
六 桥	张晓风	038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041
草原散章	楚 楚	043
视野的盛宴	张承志	046
谈笑灰飞烟灭	李娟娟	051
我的身体在旅行——山岗与一座桥	雷平阳	058
我从神的地方来	叶多多	063
天上的扎尕那	雷 达	075
忆奉节	唐 敏	085
柴达木的月亮	浩 岭	092
醉 雀	丘 峰	097
回娘家——纪念孔子诞辰2537周年	孔德懋	103

杜氏别墅第一号

公 刘 108

林徽因在李庄

翟永明 112

日落

思 果 118

黄昏的威力

杨 炼 120

第二辑

大地的语言

从棣花到西安	贾平凹	124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	128
游牧长城	周涛	146
大江逆行	张抗抗	155
正午的喀什	张承志	162
忆大寨之游	韦君宜	176
离宫思絮	袁鹰	182
传说格尔木	王宗仁	192
陕北论	高建群	204
黑土地	韩静霆	209
大地的语言	阿来	212
喊叫水	朱增泉	222
熊耳考水	郑彦英	228
望厦的记忆	傅宁军	245
微山湖上静悄悄	李木生	249

第三辑

内心的里程

真实的姬百合	舒 乙	258
埃菲尔铁塔沉思	张抗抗	263
艾滋之椅	毕淑敏	267
走进耶路撒冷老城	周大新	271
丹尼尔的小屋	赵 玫	274
石头城记	邵燕祥	278
内心的里程	刘 真	282
在雨地里穿行	刘庆邦	285
墓 园	张守仁	288
漫步在纽约大街上	秦 牧	293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访俄散记	李佩甫	301
一夜芳邻	王充闾	306
巴黎的浮光魅影	周佩红	315
出国旅行之深度游指南	于 坚	320
飘过澳门的身影	熊育群	324
英国乡村的鲜花节	李一曼	331
旅德随感录	盛祖宏	336
八位作家呆过的地方	张 炜	342
旅游预习(外三篇)	毕淑敏	361

第一辑

视野的盛宴

故乡异乡——北京印象之三

文_龙应台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让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

火车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声的孩子已是个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着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渔、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相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上推牌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围着方桌打麻将，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的头，给你两块钱差遣你到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慈厚，他一开口说话，我就呆了——这个，这个“共匪”那边的老百姓，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车站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全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可长得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是哪两个字呢？“挨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水缸来得惊险，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

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困难地思索着。

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真心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自己的孩子，譬如一张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

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崩溃，他——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迹他乡，他已经听不懂自己儿子的乡音。

我看着父亲霜白的两鬓，觉得眼睛一阵热——唉呀，流泪的竟然是我。

老乡

白洋淀上为我们撑船的是个河北老乡，赤足立在船尾和两个孩子有一句没有一句地扯着。两个洋娃娃模样的孩子出口却是中国话，老乡觉得“真逗”。

“你也会外国话吗，安安？”老乡说，边把船撑进荷丛深处。

“讲两句来听听，安安。”

船上的人纷纷起身去采莲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却想对这河北老乡多瞧两眼。

这又是一个尘封记忆里的“父执辈”哪！那样熟悉的脸型，连皱纹的密度和纹路都似曾相识；那样亲切的口音，好像隔墙听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这不是邵伯伯吗？

邵伯伯来打麻将，总拎着瓶酒。进门见到四个五个流着鼻涕的小孩，从裤袋里总掏得出一巴掌粘兮兮、皱巴巴的廉价糖果。他边喝酒边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声地哭。

邵伯伯的太太留在河北老家，没出得来。母亲赶难似的驱逐一堆看热闹的孩子——邵伯伯还有个女儿，走的时候才刚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头栽在桌上，人家以为他又犯了，没想到他死了。

走过千山万水，可还没见过白洋淀这样如唐诗般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潋潋的水光，贴着水光的是墨色的莲叶，参差出水的是鲜绿的荷叶，荷叶往上簇拥着摇曳生风的荷花，衬着荷花的娇嫩的是后面野气横生的芦苇丛，芦苇丛后就只有那空旷渺茫的天色。

突然飘起细雨，水面荡出一圈又一圈纹路细致的涟漪。

“安安，你台湾去过吗？”船划出了荷丛。

“去过呀！我在那里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来过白洋淀。

命运

活着的河北老乡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车的母亲和没上火车的哥哥，砸了碗的父亲和他来不及一见的“对不起”的母亲，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龙应台与龙应湘，长在德国却生在台湾的尚未长大的安安……你说异乡和故乡在哪里开始交叉开始分歧？谁又有选择的权利？

所谓命运。

（选自1994年2月17日《文汇报》）

桃花源记

文_汪曾祺

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十一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

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

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诗并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

不过，如果要在我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旧属武陵。而且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

耳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

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杂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包谷、炒花生、砂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蒿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佐茶的茶食也都很好吃，蒿头尤其好。我吃过的蒿头多矣，江西的、

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蒿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冠。

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只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就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遍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

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

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纪胜》《茶坊》载：“冬天兼卖擂茶”。《梦粱录》《茶肆》条载：“冬月添卖七宝擂茶”。有一本书载：“杭州人一天吃三十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槌”的表层木质。“擂槌”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三十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

擂槌可以擂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擂茶。

“擂”这个字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擂”者，一擂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

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道：“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阙闻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源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

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擂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嫡堂兄弟。

湖南人爱吃姜。十多年前在醴陵、浏阳一带旅行，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托了一个瓷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一根牙签上插五六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角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湘人保存了不撤姜食的习惯。

生姜、茶叶可以治疗某些外感，是一般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时症，不为无因。

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蹑风”用陶渊明“愿言蹑轻风”诗意；一名“玩月”，用刘禹锡故实。楼皆三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

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隐括《桃花源记》词句，也与道教无关。这些联匾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一看山的老人摘下藏了起来，没有交给“破四旧”的“红卫兵”，故能完整地重新挂出来，也算万幸了。

下午下山，去钻了“秦人洞”。洞口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竭，蜿蜒流至山下。走了十几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中插一木牌，写着“千丘田”，实际上只有两间房子那样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牌子，山上有一个擂茶馆，再后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都觉得失望，说是“不像”。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秦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

看了秦人洞，便扶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极古拙，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时所筑，似可信。亭后旧有方竹，为国民党的兵砍尽。竹子这个东西，每隔三年，须删砍一次，不则挤死，然亦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

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楞。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